



陳立夫先生等合著

先總統 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

· 行印社應供物文央中 ·

陳立夫等合著

先總統

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先總統 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

定價：新臺幣陸拾元

著作者：陳立夫等合著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發行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二一八九三六

郵政劃撥：二一八一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電話：九一二五七〇三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出版

先總統 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

目 錄

先總統	蔣公論行的道理（力行哲學）（一）	蔣一安（一）
先總統	蔣公論行的道理（力行哲學）（二）	蔣一安（九）
先總統	蔣公論寓理帥氣（一）	黃 強（一七）
先總統	蔣公論寓理帥氣（二）	黃 強（二三）
先總統	蔣公論生活的目的	吳一舟（三一）
先總統	蔣公論生命的意義	吳一舟（三九）
先總統	蔣公論窮理與研幾	周世輔（四七）
先總統	蔣公論心物合一	周世輔（五五）
先總統	蔣公對唯物辯證法的批判	崔載陽（六三）
先總統	蔣公論大學之道	陳立夫（七一）

先總統	蔣公論中庸的要旨	陳立夫（七七）
先總統	蔣公的哲學思想體系	張其昀（八五）
先總統	蔣公論「精一執中」	王健民（九七）
先總統	蔣公論宇宙與人類社會的進化	王冠青（一〇五）
先總統	蔣公論精神與物質對歷史進化的關係	王化歧（一一三）
先總統	蔣公論智仁勇誠	崔載陽（一二一）
先總統	蔣公的哲學體系	吳經熊（一二九）
先總統	蔣公的人生觀	王大任（一三七）
先總統	蔣公論八德	鄔昆如（一四五）
先總統	蔣公論中國哲學	吳怡（一五一）
先總統	蔣公論革命人生觀	胡一貫（一六一）
先總統	蔣公論哲學的意義與功能	張載宇（一六七）

先總統 蔣公論行的道理（力行哲學）（一）

蔣一安

先總統 蔣公哲學思想，上周已經由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主持開播，今天由本人主講「先總統 蔣公論行的道理」，也就是先總統 蔣公體會天意而發明的「力行哲學」。這力行哲學，相當廣大與深奧，不是一次所能講完，要分兩次廣播。今天先談力行哲學講述目的和意義，及其與知難行易學說，與知行合一學說的關係，下次再與各位談論力行哲學的內容。

近代哲學史上，有兩位大哲學家，發明有着緊密連鎖關係的兩大人文哲學。一位是 國父孫先生發明知難行易哲學，一位是先總統 蔣公發明力行哲學。這是今日中國新民族哲學，有這新民族哲學的建立，必可恢復固有的民族精神，養成朝氣蓬勃的新民族性，以挽救我們的中華民族，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我們中國，本來是有一套很爲完備的倫理哲學和很爲深奧而又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大學中庸之道，就是倫理的與政治的哲學。可惜這一套大道理，經過漢儒而支離，經過宋儒而空虛，所幸到了明儒王陽明而把它復興起來。國父更能承繼道統，集其大成，撰述爲一部合乎時代需要，順乎時代思潮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在倫理和政治方面講：那是以八德和三達德做基礎的政治學

；在方法和實踐方面講：那是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要想恢復民族精神，要想恢復民族文化，先要恢復固有民族哲學，尤其要以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來充實民族哲學的精神，推動民族哲學的效用。

「知難行易」學說是針對傳統的「知易行難」病態心理而發明的。知易行難之說，使人祇去求知，不肯去行，民族墮性日深，國家日益危殆。知難行易說足以針砭這一沉痾病根，起沉痾於一旦。可是倡導以來，所收效果，距離理想，仍然甚遠，或因其與王陽明學說，稍有出入之處，易滋誤解，所以先總統 蔣公於體會天理之餘，復於研究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學說之後，發明力行哲學。一方面要把王陽明和 國父兩家學說融滙爲一，一方面強調致知難行易的良知。

知易行難病態心理，乃是誤解殷高宗賢相傳說之言。傳說爲了勉勵高宗努力去推行仁政，就告訴他說：「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這兩句話，被人誤解而生流弊。先總統 蔣公曾爲傳說辯解過，他說：

「國父覺得我們中國文明不能進步，政治上各種建設不能進行，革命主義不能實現，最大的病根，就是由於一般人的心理，深中了『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這個傳說的流毒。這句話的初意，原是說，空言不如力行，是鼓勵實行的意思。但是流傳既久，漸失其真，一般人中了空疏怠惰的遺毒，祇取其上半截，而拋棄下半截，大家都以爲行是很難，知是很容易的，於是對一切事業都無勇氣去做，一知半解，沾沾自喜，怠於求知，習於空談。弄成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習慣

。因此，社會國家的事，便很少人努力去做，得不到什麼進步。」

知易行難病態心理，國父視之爲「革命大敵」。他是具有大無畏精神，不怕任何頑敵的。任何頑敵，總可有辦法把它打倒。想不到在革命破壞之後，正要從事革命建設工作之時，竟然遇到了較之以往任何敵人爲頑強的心理大敵——「知易行難」。爲了欲打倒這一革命大敵，所以苦思得一學說——「知難行易」。期欲針砭這一沉痾病根，先總統蔣公爲了加強這一學說的可行性，乃體會「天行健」之意，進而又把陽明與國父兩家學說，融會貫通，乃發明了力行哲學。

先總統蔣公指出：日本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尊崇中國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王陽明知行合一與致良知。日本小國，因有識之士，提倡王學，竟可以改造衰弱萎靡的國家，致一支離破碎的封建，建立新興體制，埋頭苦幹，實踐力行，一舉而登世界強國之林。而我們自己反而忘記自己哲學。等於放下自己衛國的武器，拋棄自己立國的精神，這是多麼可惜，多麼危險的哦！

先總統蔣公曾經目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他指出：所謂致良知，就是個個人照着自已良心上所應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意念，都可以消除淨盡。一個人如果能够致良知，那麼何事不可成？何攻不可克？彷彿說：既然曉得三民主義可以拯救中國，就應該切實的去學習三民主義，努力的去實踐三民主義。換句話說：就應該基於這知難行易學說而去爲三民主義獻身

報國。不是說說空話，就可以拯救中華的；也不是喊喊口號就可以實行主義的。人人知道國家應該愛，愛國家是正確無誤的，那麼凡是有利於國家的事，便要去，不利於國家的事，便不要去。古人有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個惡惡臭與好好色的良知，是任何人天生所具有的。不過要去惡，和去好才行。能去惡去好，就是致其良知了。反過來說：如果知道惡而不能去惡，如果知道好而不敢去好，那就是不能致其良知了。良知是天賦的，這致的工夫，則是人爲的，也就是力行實踐。對於天賦的良知，能够加以力行實踐，良知就不會落空，也才不會流於空疏的唯心論和機械的唯物論。

國父曾經說過：「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的做就好了，不要去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是說：良知是大家天生就有的，學問知識是要另外去求的。可是求智識學問，不是容易的事，要花費許多時間才可以，求知識既然不易，那麼後知後覺者與不知不覺者，只要跟着先知先覺者後面去實踐，就可以完成個人的私事或是完成國家的公事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體會出致良知的「知」是什麼「知」？知難行易的「知」是什麼「知」了。陽明的「知」是指先天之「知」，不待外求的天賦之「知」；國父的「知」是指的人爲之「知」，需要力學的後天之「知」。前者是哲學之「知」，後者則是科學之「知」。這兩種「知」的本質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求人們力行，則無二致。

每一個學說的產生，都有其時代背景，陽明學說是在漢儒解經、宋儒講性，養成後世空疏迂

闊，無補實用之下產生的，其用意乃爲用來醫治當時的民族習性；國父的學說是在革命黨人誤認革命領袖理想太高，因而畏難苟安的心理下產生的，其用意乃爲用來啓發中國民族精神；力行哲學則是在統一陽明與國父兩家學說的要求下產生，並用來鼓勵力行實踐革命主義，促成中華民國早日躋於富強國家之林。

以上所講的，乃是先總統蔣公當年講述行的道理的目的。及其與知難行易學說，與知行合一學說的關係。現在還有時間，請容許再講一些力行的意義。

我們研究先總統蔣公力行哲學思想，至少有下列五種資料，必須精研細讀：一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所講「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二是同月二十三日所講「革命哲學的重要」；三是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所講「行的道理」；四是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所講「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最後在四十二年發表的「反共抗俄基本論」第五章第一節中，亦曾論及這一問題。在這五種資料中，都可以找到力行的意義爲何。

先總統蔣公訓示國人，要提高力行精神必先認識力行真諦、力行意義及其性質。他說：「我們要認識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話去體察，因爲宇宙間最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於天體之運行。易經上的注文說：『天行一日一週，而明日又行一週，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這裡所謂健，就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的意思，最剛強也最持久，而且最貫徹圓滿。吾人取法於天時的運行，就自然奮發興起

，眼勉不輟，明白了人生在宇宙的地位和價值，而行乎其所得不行，這樣就必然做到至誠專一，態度極自然，而步驟極堅定的地步，一天天的向前進取。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能不斷進步，全賴有此。」

先總統 蔣公指出：行就是人生，通常往往將「行動」一詞和「思維」一詞相對立，或是和「言論」一詞相對立，其實廣義的講，思維和言論，只是行的過程，原是包括在「行」的範圍之內，而並不是列於「行」的範圍以外的。一個人的一生之中，沒有一分一秒鐘可以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是行的中間成長。歷史上聖賢豪傑，仁人志士，都是抱定決心，向着正確目的去行，所以能立大事業，裨益當時及後世，至大且鉅！

先總統 蔣公曾經說明：(一)致良知在於力行；(二)行的哲學與革命關係的重要；以及(三)知行合一與知難行易的作用。

他說明致知在於力行時說：宇宙除物質以外，還有精神，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既有良知就得要能致。致良知就是實踐。

他在說明行的哲學與革命關係的重要時說：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所以唯有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亦即是唯有認力行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所以要想完成國民革命，只有實行知難行易學說。

其認定知行合一與知難行易兩種學說的作用，總是注重力行的。先總統 蔣公說：知行合一

學說，用能知即能行，能行即能知之說，以挽人心而救時弊。知難行易是新的民族哲學。兩種都是反對「知易行難」似是而非的說法，而主張實踐力行的。

行是天理，也是人生，我們不能疏忽之。下次還有機會談論力行哲學內容。

先總統 蔣公論行的道理（力行哲學）（二）

蔣一安

上次與各位講述過先總統 蔣公論行的道理，祇是談一談當年先總統 蔣公講述力行哲學的目的及其意義，今天要藉這個寶貴時間，來與各位談論力行哲學的內容。

先總統 蔣公當年第三次（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講「行的道理」時，曾經表示：自從提倡力行爲革命者必循的途徑後，已有不少人提高了力行精神，改變了從前沈滯不進的狀態，打破了徬徨煩悶的心理。但是，我們如果仔細觀察力行的結果，距離理想，似乎尚遠。考其原因，不外三端：

第一、只知行而沒有認清楚爲什麼要行？以及怎樣去行？於是很容易流入冥行盲動。

第二、行的開始，雖然很積極勇銳，但是受不起挫折，經不起困難，稍稍遇到阻礙，或則是怨天尤人，或則是灰心沮喪，淪入「其進銳者其退速」有前勁沒後勁的現象。

第三、無目的的跟着人家動，忘却基本立場，專爲應付對方，但尙自誇爲「以動制動」。

先總統 蔣公考究這三種現象之所以發生，認爲仍應歸根於沒有認識力行真諦，沒有認清力行意義和性質，因而沒有決心，沒有信心，沒有耐心。

本人現在願意把力行哲學全部內容用最簡要的文字，摘出十項要領如后，各位聽了，一定是有利於今後爲學處世與做人做事的。

第一、「行」就是「人生」 人生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而充實人格，提高人格。「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話上去體察，因爲宇宙間最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於天體之運行。易經注文說：「天行一日一週，而明日又一週，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謂之健，最剛強也最持久，而且是最能貫徹圓滿。人要能法那天體的運行，就必然能做到至誠專一，進取不輟，合乎中庸「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的原則，這一點上篇已詳說過。

第二、行與動的區別 「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行」與「動」固有不同，但行是包括某種的「動」在內，而動並不就是「行」。就本體言：「行」較之「動」更自然，而平易；就結果與價值言：「動」有善惡，而「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孔子讚嘆川流不息的水，說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闡明力行不輟的真義。譬如說：如以石激水，水如何抵抗，要視石力的輕重而呈現大小不同的反映，這正是說明「動」是他發與臨時性質，從這水的現象上，可以知道：「行」

是繼續不斷的，而「動」則是隨作隨止的。

第三、行是天地間自然之理，人生本然之性。所謂自然之理，本然之性，就是王陽明的「致良知」。真正的行，必然是有目的，有軌道，有秩序，有系統，而且有自覺。因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周而復始的，繼續不輟的。地球的且旋且轉，千萬年而不輟；人類的全生活中，凡是生存、成長、發展、以及每一階段間的銜接，後一段與前一段之間的準備與補充，無不是「行」。

第四、行的哲學無分動靜。「行」的哲學，無分動靜，動靜兩字雖然在字面上是對立的，甚至以爲「動」絕對否定的了「靜」。但就真理上說：定、靜、安、慮、得，是一貫的，是一系列的。所謂「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正把靜的積極意義充分表露出來。由靜的思維到動的言行，正是行的整個歷程。向外表現發展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只要是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也是「行」，靜也是「行」，宇宙與人生，無時不在行進之中。

第五、行爲性之表，與生俱來。人類無分智愚，總是曉得求生存，求進步，求發展，都是在尋求合乎人生的需要。這種種都是行的表現，也就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勞動與工作乃是人類的天性。人生本性，並不是好逸惡勞。凡是稍有能力的人，就必然要求表現，而且要在利他方面去求表現，即使沒有人誇讚，自身也覺得安樂娛悅。人的一生孜孜兀兀，小則無非滿足自身生存

慾望，充實自身生活內容；大則爲家族、爲鄉里、爲社會、爲國家、爲全人類有所表現與貢獻，因之可以明瞭所謂「生」，就是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而「生」；所謂「行」，也應當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而「行」。所以說：人之生也，是爲「行」而「生」，同時也可以說是爲「生」而「行」。

第六、行的目的在行仁 革命動機是救世救人，是利他而不是利己，革命本務，是「行仁」，以革命與力行爲天下倡，就是要造成普遍風氣，恢復人類本性，也就是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仁愛德性。人之患，患在不「行」，不思其不成，不論個人天賦資質如何？爲賢爲才，爲智爲庸，或是爲愚爲劣，只要能「行」，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不過其所成功有大有小而已。國父所說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所以不論是上智的「安而行之」，不論是中人的「利而行之」，不論是資性稍次的「勉強而行之」，只要由「力行」而增進利他作用，只要真純專一永不退轉，必然能達到人生「行」的目的。

第七、行的要素是三達德，行的動力是誠 力行要具備智仁勇三達德的精神，古今來鑿山治水巨大工程，騰空鑿地偉大發明，旋乾轉坤、濟弱扶傾革命工作，那一件不是由「力行」而來？而這些「力行」成果，都具備智仁勇三要素，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